

談 談 ELIXIR

香港大學醫學會會刊

「ELIXIR」編委會

「ELIXIR」——這種混和藥物一同吞服的甜藥，對港大醫學來說並不陌生，因為我們醫學會的會刊，正是以它為名。

說起來，我們的會刊——「ELIXIR」在港大的日子也不短了，倒有廿多年吧。在這些年日子，「ELIXIR」一直承負起了一個重大的任務：對內要增加教職員與學生間的認識及了解，促進醫學院與班與班之間的聯繫；對外則要作為醫學會與外界之間的一度橋樑，使外界更了解醫學院裏的生活。要完成這個任務「ELIXIR」就必須正確地報導醫學會的活動，不論這些活動是文娛康樂方面的，或是醫學會對社會的一小點貢獻；當然，它還要反映出醫學生的感受，供給一個透露心聲的地方。

「ELIXIR」是甜藥。因此我們的「ELIXIR」也應該給同學一種甜甜的感受：它的文章要有清新氣息，它的諷刺漫畫要引起會心的微笑，它的報導要引起甜蜜的回憶。這些在過去的「ELIXIR」內是能夠做到的，而我們也希望保持這一貫的風格。「ELIXIR」

ELIXIR 徵稿啓事

ELIXIR編委會現已開始籌備下一年度的會刊（本年度的ELIXIR則已經在印製中）。在下一期中，我們很希望能多刊出同學們自己的創作，因此現在預先懇請各同學盡量投稿，以支持這本為你們而設的刊物。我們特別歡迎下列各類稿件：

- 一、專題性的討論文章。
- 二、與醫學有關的學術性文章。
- 三、幽默詼諧的小品文，特別是反映校內生活的。
- 四、諷刺校園內發生相的漫畫。

文章可用中文或英文書寫，並請投入醫科餐廳內ELIXIR之信箱或醫學會辦公室ELIXIR信箱裏。來稿請附上真實姓名及班別，但可用筆名發表。此外，我們也希望各同學能給ELIXIR提供意見，使ELIXIR成為一本更能代表醫學生的刊物。謝謝各位。

ELIXIR編委會謹啓

是和藥物一同吞服的，我們的「ELIXIR」當然也有「Medicine」——和醫學有關的學術性文章；不過，這些「Medicine」和「ELIXIR」混起來之後，就不會那麼沒味了。

有一點是「ELIXIR」力有不逮的，就是在一些突發事件或校園裏的熱門話題上，「ELIXIR」往往不能在適當的時候給同學報導和提供資料，主要原因在於「ELIXIR」的出版時間。經費問題目前只容許「ELIXIR」每年出版一次（以往是兩次）。上述的稿件很多時候趕不上在某一期刊登，若果留到下一期，又可能已經失去了時間性；這方面「ELIXIR」一直都引以為憾，幸而近年有了「啓思」，「ELIXIR」才舒了一口氣。

最後，我們需要強調：「ELIXIR」極需要同學們的關心和支持。「ELIXIR」是醫學生自己的刊物，它若要反映出醫學生的生活和感受，就需要學生們自己去投稿；我們懇切的呼籲，假如你有什麼感受，或一肚子的氣，或上課中聽到了什麼笑話，或對一個問題的意見……等等，統統都投到「ELIXIR」去，什麼都可以！又如如果你對「ELIXIR」有什麼意見，或是有什麼建議，也一定要告訴我們，「ELIXIR」也需要這些。別偏愛「啓思」，「ELIXIR」也是你們的，它需要你們的支持！

The Caduceus Editorial Board

Hon. Advisor:	Professor M.J. Colbourne	友基連	賜樂	顧新	興儀
Editor-in-chief:	Lau Pui Yau	婁振	玉容	容德	容德
Managing Editor:	Mak Chun Kee	麥振	玉容	容德	容德
Secretary:	Kwan Yuk Lin	關林	梁榮	何余	林黎
Treasurer:	Lam Yung Chee	梁榮	何余	林黎	黎卓
Section Editors:	Leung Tung Lok	梁榮	何余	林黎	黎卓
	Ho Wing Yee	何余	林黎	黎卓	卓淑
	Yu Tak Sun	余林	黎卓	卓淑	淑儀
Circulating Manager:	Lam Jo Hing	林黎	黎卓	卓淑	淑儀
Artist:	Lai Cheuk Seen	黎卓	卓淑	淑儀	儀儀
Past Board Representative:	Cheung Suk Yee	張淑	儀儀	儀儀	儀儀

Deadline for Essays

Please note that all essays for publication in any coming issue are to reach the Editorial Board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preceding that issue.

The views expressed by our contributors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e Editorial Board.

The EB wishes to thank the special support of Glaxo Hong Kong Ltd.

啓思錄

難題

每文

當自己的創作不為他人接受，自己應否固執堅持下去，很多時極難取捨。若取捨錯誤，一下子可把自己從可敬變為可笑。不幸，這却是很多從事藝術、科學、思想等人所常會遭遇的難題。羅素提供過一個方法，便是去撫心自問，這些創作，是由於自己感到迫切需要表白某些觀念或情緒呢，還是受着渴望讚美的欲念鼓動。如屬前者，堅持下去是自然的；如屬後者，則還是放棄為妙。但正如羅素說，這也不是一個永遠可靠的測驗。其實，他的提議，只適合如他那樣光明磊落的人，而世界上自我欺騙的人却很多。況且，從心理分析來看，即使觀念和情緒，亦有其潛在的動機。其中有比渴望讚美更不正常者，如那些走了極端的保衛機制。

但是，要每一個有類似難題的人都去作個精神分析，究竟不大實際。另一個或可繞過這難題的方法，大概是常常提醒自已，只需要堅持對尋求真善美的努力不懈和客觀，真善美便會自然湧現。如果對別人的不接受不能保持冷靜、謙遜、和繼續努力的願望，則已是違反尋求的條件，故其所堅持的，亦必是這尋求以外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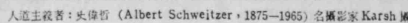


圖中前排沒有穿白袍者為外科External Examiner，其旁（男仕）為本報Ex-Hon. Adviser Dr. F. Cheng

if not you,
捐血
Who?

一月廿二日至廿四日
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

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在你周圍，已有

使大家同學

同學們！請來參加我們的行列！

談

談

生

活

·風·

偶感隨筆

·生·

我的昨天是這樣渡過的：早上八時起床、梳洗、早餐、

上課、午飯、圖書館、晚飯、圖書館、子夜十二時、睡覺。

看看這個時間表，是多麼的充實、多麼的美妙、從時間

來看，實在沒有一分鐘在閒著、換上生理的角度，亦不覺有

不安。

精神上會是多麼的優閒，心理上是多麼的平靜，總希望

在平衡中渡過生活的第四空間。

誰注意到呢？

他們肯定每個人都生活在生活，但都在獨立地生活在競爭，

在淘汰別人，他們自己是淘汰中的勝利者，他們會可憐失敗

者嗎？他們會照顧那些受自己淘汰的人嗎？他們極其量用眼

尾瞭一瞭失敗者另一方面，他們只會高談闊論進化論，甚麼

適者生存，談他們成功的過程，又或者將失敗者的悲哀來作

爲笑柄。

魯迅的笑，哭或叫，不只是小圈子中的快樂與憂愁，不

只是個體的喜與悲，那是微小的，那是個人主義的。

真正的生活是要跳出自己的小圈子，看看週圍，看看被

我們打敗的「人」，再看一些被其他人打敗的人，他們是

在商場中被大公司吞掉的小商店，有在國際間被富強國家壓

制的小國，有在股市中被抓走了整生積蓄的工人，有在工作

中榨走了青春的工人，有在努力工作而只能混兩口飯，有在

社會中被富人勞役著的貧苦大眾，那中間合吐著多少辛酸的

故事，多少可痛恨的故事，雜著零碎的感人片段。

那是笑，那是悲，我看到什麼是哭了。

回頭看看我們的大學，我會看看爲什麼二十多年來不起

宿舍，看看爲什麼早六七年以前只有富家子弟才可入大學，爲

什麼大學沒有中國近代史講授，又爲什麼學校當局要嚷著收

是元月一日下午，拿著幾部厚厚的書，獨個兒跑到某處

山頂的公園；揀了一張長椅，爲的是要應付將來臨的考試。

那是假日，不久便有很多人跑到這個公園來。我習慣了

那種熱鬧的聲音，不覺煩躁，反之，却時常因看到父母對子

女的愛與關懷而感到莫明的喜悅……

看那州來歲的婦人，帶著幾個子女在草地上跑跑跳跳；

看那衣著並不光鮮的父親，拿著一個小皮球，正在「訓練」

他的兩個兒子……多美！

那邊又是另一個例子：一個卅多歲的男子，跟着他身後

有兩個女孩和一個男孩，都是不到十歲的，他們一起在捉迷

藏；那年紀最小的追在父親後面，做父親的，就慢下來讓她

捉著……每個人臉上都呈現著一片喜悅的神色。

埋頭「苦修」了大約半小時，忽然聽到收音機的聲响從

他的兒女玩得倦了，便一起走到父親身邊，嚷着口渴，那父

親也許還在聽著另一場的消息，便不去理會他們；後來，大

概給吵得煩了，便喝令他們靜下來，年紀較大的兩個於是靜

悄悄地跑開，但那年紀最小的，還是不停地扯著父親的衫袖

，嚷着口渴，這樣，那父親便越來越不耐煩了，於是便大聲

說：「口渴便不要玩，回家好了。」說罷便朝公園大門走去

。大的兩個孩子垂頭喪氣的跟在後面，那最小的還是那樣天

真無邪地扯著父親的衫袖，嚷着要喝汽水……

「賭博是人的天性，既然現在沒有辦法有效地禁制，倒

不如使之合法化，以便管理，一來可增加政府稅收以用於社

會福利事業上，二來亦可減低賭博者的犯罪感……」

本來假日是家人歡樂舒暢的日子，可惜現在却成爲賭博

的「黃金時代」。

社論

寧鳴而死 不默而生

「啓思」從創刊到現在已有六年多歷史了，好像一個

嬰兒由呱呱墮地，到牙牙學語，以至背起書包上學堂。「啓

思」經過這日子來，已漸趨成熟，早期的「啓思」根本沒

有中文版，連中文名亦沒有，內容以學術性文章爲主，象

牙塔味甚重，隨著編委們的醒覺和同學們的要求，文章內

容亦隨著充實和多样化起來，在某一定程度上亦將眼光放

到社會去，這正是一個可喜現象，所以自接手以來，我們

覺得不單只要使內容更充實，同時亦希望將眼光放得更

遠大，經過多次詳細討論，瞭解到作爲醫學院同學的報紙

，「啓思」是應有其一定的特色，那就是盡可能從醫療的角

度去接觸問題，由此而定下一個辦報方針：「藉一些醫

療問題而引起同學們對社會和世界的關注」，

然而作爲社會的一份子，對於一些影響整個社會的問題，

我們亦希望能作一些探討，甚而參與其改革。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爲孺子牛

魯迅

運定筆意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舊帽還顧道
市破船載過江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

子牛
這其當錢同人打油詩
所求或一律以清

魯迅

啟思

香港大學學生會
醫學會月刊

七卷一期

本期發行四千份
一九七五年一月

一個醫生的成長

作為一個中學生，能夠進入大學裏攻讀醫科，對我來說，是具有萬分的挑戰性的。

在我眼中，醫生是神聖崇高的職業，又是老弱病者的救星，而我更希望一旦學成，能夠行醫濟世，服務社會，替那些病患的人消除痛苦，抱著這無限的熱情，我開始邁向我的理想。

一連串的考試，淘汰再淘汰，終於站穩在金字塔頂上的一羣——包括我，就順利地打開了那堡壘的大門。

初次踏足醫學院，就覺得「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整個醫學中心，就好像縮小的學生中心，無怪很多同學都甚少涉足大學的學生中心，但是這樣究竟可以說是醫學生的世外桃源？抑或是閉關自守的小圈子呢？

第一、二年既名為臨床前的學習，自然是著重於書本上的理論，然而繁雜的功課，頻密的測驗，真令人透不過氣來。

經過一個學期的相處，漸漸地對班中的同學亦更有認識，冷眼旁觀，同學們對於應付功課及運用時間方面真是形形色色，多采多姿。

首先，一些同學是十分醉心於他們的功課，每日不用上課時，都可以在圖書館裏找到他們，就是吃飯的時候，也是從不離手的。

另一方面，有些同學就沒有這麼大的興趣讀書，一個漂亮的女朋友，一部夠氣派的汽車，一件白袍，一條醫學系的領帶和徽章，就已經是他們認為值得傲視人羣的驕人成就。

另外一羣同學却又又是運動的熱中者。每日不能夠在教室裏碰到他們準能在體育館（Sports Center）見到他們汗流夾背的在打球，做練習，每每平醫學院在歷屆的院際運動比賽中都是金杯的主人。

當然話說回來，能夠把握時間，真的做到「讀書時讀書，遊戲時遊戲」的同學，仍有人在的。他們都是有社會意識，希望畢業之後，能為

社會盡點力的一羣。所以班裏有社會服務小組。他們都熱中於舉辦一些探訪，研討會等，特別是著意於對香港的衛生醫療設備，醫學常識，和殘缺兒童的料理等的深入認識和探討。而暑假的時候又會組織一些工作營，參加修橋起路的工作。

在醫學會中

近年來也會舉辦過一些展覽會。目的在喚起同學對社會工作的認識，和提供大家一些醫學常識，如：兒童護理指導（Child Care Project）、心臟週（Heart Week Exhibition）和癌症展覽等（Anti-Cancer Exhibition）。

但是，認真參加社會工作的同學又有多少？

社會服務小組的成員日漸減少，同學們都受到了功課的壓力，展覽會的工作，往往被稱為「五分鐘熱度」，真正持久的社會工作到底有多少呢？宿舍生活亦是大學生活的一環。記得學期剛開始時，有一位高班的同學介紹我住大學宿舍，還說這是大學教育裏重要的一節。當時我因為向來習慣了家庭生活，加上經濟問題，便打消了這個念頭。不過，從觀察中，住在宿舍的同學，確有他們的一個圈子：他們不但對其他學系的同學有更多的認識，而且就是對港大學生會的工作，都比較我們這一羣非宿生熟悉。日日規行步止於沙宣道的我，彷彿是不屬於這所大學似的。



第二年，很幸運地「考」進了一間宿舍，開始過一些團體的生活，接觸到不同系別的同学。彼此在學術上，興趣上的交流使我漸漸感覺到以前沙宣道的圈子實在太狹窄了！繁重的功課似乎剝奪了我對人性、文學、美術、音樂、哲學，甚至社會等的了解。我究竟對生命知道了多少？多方面的討論與學習益發顯得自己的不足。也許，宿舍的生活會替我帶來一些答案。

第一次的學位

試後，漸漸我亦對醫學會的工作感到興趣，但始終在腦海中存在著很多的疑問：為甚麼大部份的同學對醫學會持著一種冷淡的態度？為甚麼醫學會給人一種因循的感覺？究竟我們通過醫學會的聯絡對外國醫學同學能有多少的接觸？

每年國際性的醫學生研討會，真正參加和得益的同學有多少？為甚麼同學們都嚷著對自己的醫學會沒有歸屬感？第一次和病人接觸，真感到手忙腳亂。特別是第一次和女病人接觸，更感尷尬。第一次面對和體驗患上絕症的病人的恐懼，第一次親眼見到病人在現代化的醫療護理下不治逝世，第一次看見嬰兒的呱呱墮地和身為母親的欣慰和微笑，這許許多多的「第一次」，都不是一個初出道的小子心理上所能負擔得來的。而這一個的轉變，亦使人深深感覺到理論與實踐的不符。

五年來，我們這「一羣身穿白袍，滿腦子理論，被病人叫著醫生的醫學生，對一般實際的常識和工作，實在認識太少了。在這方面的訓練，實在比外國的醫學生遜色得多。

另一方面，大學裏，尤其是醫學院裏的階級分別，就是這麼明顯——高高在上的當然是教授們。跟著，依次為高級講師，講師，一級一級而下。最低層的當然是我們這小小的醫學生。在這個制度之下，誰也不敢越俎半步。

這是不是一般醫學院的形態？還是香港大學醫學院的特產？

在這有形無形的陰影下，學生們和教師間應有的友善學習態度，又會否受到了心理上的壓制？

五年的大學生涯已接近尾聲，回顧在這一段日子裏，對社會似乎欲是愈來愈陌生。甚麼社會大事，或是社會工作，對我來說，都是生疏而遙遠的。何況，五年的醫學院生活中，根本沒有人會談及醫生在社會中是一個怎樣的角色，甚至重男輕女於醫學技術的醫學道德，亦是從無人提及過的。究竟我們這一羣醫生或未來醫生，給予社會人士一個甚麼樣的形態？

一個專業人才？

一個說來神聖的工作？

一個優越的社會地位？

一份安居樂業的職業？

一個致富的途徑？

同學間有討論過他們的將來嗎？

當你看見政府門診部外，排著長龍的病人，當你看見日夜不停地工作的政府醫生，當你看見新區內私家醫生或者中區裏堂皇「成功」的醫生，你會如何選擇呢？

就這樣，五年高度專門性技術的學習製造了我一部精密的機器。我們無暇顧及其他。何況，畢業的我，又要再次接受另外一次的考驗和挑戰了。就像剛踏進這大門的五年前的我一樣。不同的是，這一副機器，又要承擔多重壓力而己。

「我們生活算收入，我們生存靠付出」。生活與活生生的生存，真是差之毫厘，繆以千里。

編者按：「一個醫生的成長」這套幻燈片是醫學院開放日中最具吸引力的項目，「啟思」情願將該片原著作借出原本原文刊登，謹此致謝。文中提出很多問題，願值得醫學院的同學深思，現特請任何看後有感同學來稿，讓大家一起來分享。